归来还是军人

□王建生

六月,行走天山独库公路,无疑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乘坐小型旅游车,穿隧道,过"飞线",钻老虎嘴,走挂壁路,翻越几座冰雪达坂,经历几次心跳加速,仿佛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接下来,与奎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巴音郭楞河、库车河一一相会,清清的流水作伴,将"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飞瀑,将五颜六色的岩石峰巅,一程程地丢在身后,走进姹紫嫣红的春季。那拉提的花儿开了,巴音布鲁克的九曲河满了,草地上的牛马和绵羊膘肥了,目之所及无不让你陶醉。如果乐意,还可以在停车处下车,向马背上的牧民道一声亚克西。

有人说,一次天山行,回味一辈子。

我深以为然。巍巍天山,除了没有大海之外,蓝天白云、雪山草地与河流全都有,可以说览尽天下最美风光,而且,海拔落差大,一个日头历经四季,怎能不叫人回味无穷?

然而,最值得回味的还是人,是一群把人生美好的年华悉数给了天山的老兵。

四十多年前,青春年少的他们用几乎原始落后的工具在这里战冰雪,斗顽石,开山辟路。他们凭军人的意志攻克了高原冻土等诸多世界级的筑路难题,几千人流血负伤,不少人致残,168名战士献出年轻的生命。于是,独库公路融进血脉,天山成了老兵们一辈子的牵挂。每年夏秋,独库公路开放通行的那段时间,老兵们相互邀约,重走天山路。他们转山转水,别无他求,只为寻觅当年的足迹,只为看望长眠于天山的战友。

我有幸,能在美丽的天山邂逅他们。

那天,就在"独库公路博物馆"大门在朝阳中徐徐开启之时,我在鱼贯而入的人群中瞧见了他们——一群身着迷彩服的老兵,有男有女。上前打听,果然是当年的修路战士。他们虽然年近古稀,可是个个精神矍铄,步入展厅,仿佛置身当年的工地。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军人身手敏捷,步履稳健,讲述的故事最多。后来才知道,他姓张,四十多年前曾任工程兵某部的组宣股长。在一组冰雪地窝子的照片前,张老兵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当年军营的艰苦环境,回忆部队宣传队以雪地作舞台为战士们演出的每一个细节。来到"决战玉希莫勒盖"展区,他指着另一个戴眼镜的老兵说:"老胡,你是政委,你来讲。"胡政委接着回忆,玉希莫勒盖隧道海拔3280米,年平均气温为零下九摄氏度。隧道地质条件差,渗水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战士们进洞一身水,出洞一身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还坚持掘进。"苦战八年,先后有21名官兵牺牲在隧道,伤残者无数,玉希莫勒盖隧道被称为建独库公路代价最大的隧道。老政委动情了,几次哽咽,好在讲解员接力讲完。我看到,有一块展牌工整地抄写着一首诗,题目是《诗和远方》,作者名叫张希恩,原基建工程兵某部政委。2019年7月17日,古稀之年的张希恩回到独库公路,抑制不住激动,挥笔成诗:"在我的心里,有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驻扎着我的营房,也是我的故乡/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神秘的地方/我在那里筑路,也在那里扛枪/在我心里,有一种思念常挂在心上/那是留疆的战友,此情永不能忘/在我的心里,怀有无尽的忧伤/天山长眠的英雄,还在护佑国防/在我的心里,常驻着西北边疆/那有我的故土,是我心中的诗与远方。"面对战友的遗作,胡政委的右手情不自禁地举向帽檐。

朗诵这首诗几乎成为参观者的自觉行动:从一个老兵开始,到一群人跟上,饱含激情的声音填满了展览大厅。

"这个就是我""那个是你",几个女兵在一张放大黑白照片上指指点点。那是宣传队演出后的合影,还真的就是她们,照片上那饱含激情的眼神,穿越时空,至今未曾改变。

紧挨着的展板是一首歌,歌名《战天山》。词作者是著名诗人叶文福,曲作者曹振中,也是当年工程兵四工区宣传队的老兵,此时他就在展牌边。还是那位胡政委说:"唱一遍。"军令如山,老兵们迅速集合,分男女列队。曹振中站在指挥的位置,以嘴为乐器,"帮……帮帮……"歌曲的前奏艺术再现军队的集合号。"车轮滚滚,马蹄踏踏,我们的队伍向天山进发。千里烟尘,万里风沙,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告别了北国草原,告别了渤海浪花,告别了岭南稻海,告别了长江三峡。前进,前进,万里征程不歇马。前进,前进,天山脚下安下家。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天山脚下安下家!"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精彩的演出结束了,几位女兵眼泪汪汪地相互握手拥抱。真好,不减当年!

历史总会惊人相似,但绝不会简单重复。几天前,我曾跟随一群老兵祭扫烈士陵园。他们来自四川成都,一行15人(不包括家属),他们说:"天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那天,微风细雨,喀什河腾起串串浪花,老兵们身着四十年前的草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他们高举当年的红旗,威武雄壮地走进"乔尔玛革命烈士陵园"。当年,他们的部队担负巩玉段至巴音布鲁克的筑路任务,其中,包含玉希莫勒盖和拉尔墩两个达坂。老兵们整理衣冠,扣好风纪扣,立正稍息,仿佛四十年前的出征。他们神情肃穆,低头默哀,向烈士三鞠躬,并将手捧的鲜花连同心中的思念轻轻地摆放在烈士碑前。老兵陈俊贵在此守陵四十二载,他讲了许多故事,包括他自己,讲他忘不了班长的恩情——将最后一个馒头给了他,将生的希望给了他……四十二年来,陈俊贵从未离开过天山脚下这方土地,陵园是他永恒的战位。二营五连老兵姚加军最喜欢唱的歌是《洗衣歌》:"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老姚写了不少关于筑路的回忆文章,自费出版《血沃雪莲花》一书。他始终忘不了二营五连的六名烈士:余旭东、王泽年、杨波、李远利、郑林书和罗强。他来到烈士墓前,逐一行军礼,大声地说:"五连姚加军来看您来了。"在二排长石博韬烈士墓前,几个老兵并成一排,集体脱帽默哀。礼毕,高个子老兵弯下腰来,轻轻地抚摸墓碑上冰冷的名字。老兵姓余,他回忆,那次,玉希莫勒盖隧道内塌方,他就在石排长的身边。是石排长的高声呼喊"塌方,快撤",催促战友安全撤离,而最先发现塌方迹象的石排长却被塌方埋没。"石排长如果不是顾及战友撤离,自己也能跑掉。"老余的嘴唇翕动半天,才说出这句话。堂堂七尺男儿强忍悲痛,使劲地眨巴着眼睛,不让排长在天之灵看到他们的哭泣。此刻的我,突然一阵心绞痛,我希望老兵们哭一场,喊几声,就如同当年抢救时那样,一边双手搬移塌方石块,一边高声呼喊"石排长",直至声嘶力竭……

风从河谷深处涌起,吹拂起老兵们鬓角的白发,却吹不散他们眼中积蓄的泪水,悲壮无以言表,只能渗入眼角的皱纹。

不远的地方是高高耸立的天山雪峰,雪峰把悲恸举在空中。

回程的车开得飞快,车上没有人说话。

走进餐厅,有人提议唱支歌。提议得到响应,有人说唱《咱当兵的人》,有人坚持唱《战友之歌》。最终,两支歌都唱了。我明白,这不全是军营里的餐前例行唱歌,而是天山悼念的继续!

歌声是生者与逝者在天地间的庄严对话。粗犷的歌声穿透冰冷的墓碑,直抵长眠地下战友的耳畔。歌声告诉战友:我们记得你,军魂从未离散。

歌声还能锻打悲恸,将个人的情感熔铸成一种磅礴的力量,一种对牺牲价值的确认,一种对生命坚韧的礼赞。此刻,老兵们用歌声向青春、向战友、向这座用生命征服的巨山,作最庄严的报到。只要这歌声还在天山之巅回响,老兵就永不卸甲,归来,仍是军人。

写给母亲的信

□向北

五十多年来,我仅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也正因为这封信,让我内心常感不安与愧疚,直到如今。

母亲是一名退休民办教师,现已年近八十,经历了太多人生的风风雨雨,已没有多少牵挂。但唯有一事,母亲总是不曾放下,以致成了她心中的隐痛。

事情得从四十年前说起。

那一年,我们姐弟三人都到了升学的节点:姐姐参加高考,我参加中考,弟弟小学升初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农村与城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而中考或高考,就是农村孩子跳农门的一条重要途径,那是决定农村孩子命运的一道坎儿。考试结果出来了,姐姐以几分之差落榜了,我超过了中专录取分数线。虽然我们姐弟的考试结果有喜有忧,母亲依然还是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并特意煮了几个鸡蛋奖赏我。

当年九月,姐姐又背着厚厚的学习资料去了原来的学校,踏上漫漫的复读之路。我则很不情愿地上县城读了中专。

开学一周后,我突然发现班里又来了一名新同学。一打听,才知道是班上的一名同学与县一中的同学对换了,并且听说,只要我们这边的同学想去一中就读,去多少那边接收多少。

我心动了。那一晚,我第一次体会了彻夜难眠的滋味,那压抑了很久的大学梦又冒了出来。我翻来覆去,就琢磨一个问题,怎么向母亲提出转学的想法。

想了一整夜,我仍然没有当面向母亲启齿的勇气。第二天,我怀着特别纠结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母亲。信里说,我知道家里负担重、压力大,我可以不买新衣服,也可以少吃一顿肉,放假了就回家里帮忙干农活,只是恳请母亲答应,让我转学上一中,考大学。

信发出去了,有两周的时间,我都是待在学校没回家,因为我不敢面对母亲。

第三周周末,我十分忐忑地回家了。母亲少有地多做了几个菜。在饭桌上,母亲默默地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我只是埋头吃饭,娘俩许久都没有说话。

终于,还是母亲开口了。她先是叹了口气,然后自言自语:"谁人不想望子成龙呢?我是担心呀。你爸爸的身体不太好,这两年他老得特别快,还没过五十,头发都白完了。要是你爸有个万一,我不能保证让你们姐弟三都能完成学业呀……"

母亲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我仍旧是一口接一口地扒饭。

"你爸是孤儿,被人家收养大的。我们家连个有钱的亲戚都没有,要借钱都无处借,到时候你让我咋办呢?"母亲说完这几句,沉默了许久。

"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吃商品粮的,也算今后的工作有了着落,你能不能替我和你爸担待一阵子,今后我再想办法补偿你?"

母亲怀着很大的歉意,望着我,充满着忧郁和无奈。

我的眼泪簌簌地滚了下来,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谈及读高中考大学的事儿。

第二年,姐姐顺利地考上了大学,邻居们都来祝贺。母亲也显得很高兴,偶尔又摇摇头,脸上闪过一丝别人不易察觉的神色。但是我心里明白是为啥。

又过了几年,弟弟到了中考的阶段,他却说不想上高中。母亲又急又气,三下两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叠了好几层的蓝布包,摊开来,找出一个信封。我心头猛地一紧,我认得,那就是我写给母亲的信。

"你哥当年想上高中,我们家供不起,现在你有机会上,却不珍惜。你看看,你哥写的这封信!"

母亲简单的几句话,让弟弟低下了头……

时间悄悄流逝,一晃我也为人父了。也就在我儿子出生那年,父亲匆匆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我料理父亲丧事的日子里,心头老是萦绕着母亲那曾经深深忧虑的眼神,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吗?我不禁又想起我写给母亲的那封信。

后来,我多次见她悄悄地把那信拿出来看,又精心收藏在她的抽屉里。

……

老人说,三十六岁是本命年,还是人生的"结巴树",多少会遇到一些坎坷。那年,母亲和妻子给我买了许多红颜色的衣服,说能保佑我一切顺利。

也是在这一年,我恰好符合某个岗位招考的条件。看我在积极备考,母亲反复交代我说:"你啥也别管,一门心思搞好复习,就只当我服侍你参加一场高考吧。"

在那十来天里,母亲仔细安排了每天的食谱,从早到晚,买菜择菜做菜,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哼上一两段我儿时听过的小调。

笔试,然后面试,我成功入围。母亲很开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每天守着看新闻,生怕漏掉一条信息,时时关注最后的录用结果。

最终结果出来了,录用了综合成绩排位在我后面的考生。母亲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喃喃地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我忙着安慰母亲,说我已经很满足了,您看我只读了个中专,能考赢那么多大学生,您应该高兴才是呢!再说,这个岗位本身有专业优先的要求,人家大学学的专业刚好对口,我真的心悦诚服。

母亲听了,神情一下子沮丧起来,眼里满是泪花。她缓缓转过身去,撩起衣衫,擦了擦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儿啊,是我欠你的呀!我一直想还一个愿,还是没有如愿……"

我顿时自责起来,是我一不小心又触碰到了母亲心底的痛处啊!我一时无语,茫然无措地站在母亲身后,看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满头的白发是如此刺眼。

再后来,我不断地参加在职学习。每取得一个新的毕业证书,母亲都要将我所有的开支一一算清,然后给我一笔钱,说那是应该由她负担的学费,不能让子女自己掏。

攥着那一沓沓皱巴巴的带着温度的钞票,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母亲瘦小的身形和迎风飘飞的银发,还有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重重叠叠,让我心潮久久难平……

有一次,我试着跟母亲商量说,您把那封信还给我吧。

母亲的反应很是出乎我的意料,她很坚决地说,还是她自己保管更好一点。

我知道,那已是母亲心底的一道难以消退的伤痕,而且是我留给母亲的。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它依然时常让母亲隐隐作痛。

我很了解我的母亲,在她的性格里,既有随和的一面,也有一种坚韧的执着。

我想,我应该跟母亲谈谈。

前些天,我们仨姐弟相约休假,陪母亲去消暑。行至半山腰,遇一翘角亭,木栏四合。大家坐下来歇歇脚,凉风拂面,白云如纱,十分惬意。

我轻轻靠在母亲的肩膀上,悄悄耳语道:"妈,我们姐弟几个没有给您丢脸吧?"

母亲先是一愣,侧身看着我,然后摇了摇头,接着又连连点头。

"妈,您知不知道,这些年里,是您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做人要有韧性,受得了颠簸,这是在哪所大学能够学到的呢?"

母亲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眼眶又开始有些发红,抓着我的手,不停地摩挲……

终于,我看见她布满沧桑的脸上,渐渐地,渐渐地,绽开了一朵花儿。

母亲释然地笑了。

改裤脚的人

□华明玥

"师傅,帮我这裤子裁短4公分。"

改裤脚的人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来,欣喜道:"是你!真别说,你介绍的书真好看!"她把缝纫机上的书亮给我看,那书名赫然是著名中国史专家史景迁的著作《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我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我也在商场的这个小角落改过我新买的一条裤子,当时,这个改裤脚的中年女子正在读《雍正王朝》。她放下书时,否决了我要把裤脚改短6公分的建议,她坚持找来一双3公分高的低跟鞋,要我换上新裤子,踩着低跟鞋行走,她蹲下,用一块划粉在裤脚上做了第一处记号;接着,她让我坐下,跷起二郎腿,再观察裤脚自然的上缩状况,在裤脚上做了第二处记号;她在两处记号之间踌躇半晌,取了一个中间值,这才开始下剪刀。

她的认真令我诧异,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她扎着一个短短的低马尾,前额美人尖处有不少白发,她也不去染黑它,就坦荡地让它保持原色,她戴着圆框眼镜,有点像一个送走了很多届学生的乡村小学教师。

她做事很认真,裤脚剪短后,不慌不忙用蒸汽熨斗把新裤子的裤脚部位熨烫平整,她说,这样,锁边时布料才不会鼓翘,接着,她用Z字形走线为裤脚锁边,锁完后,向内翻折,再锁双线。我望向她的操作台面,那里,悬挂着一个大铁夹子,当天改裤脚的票据就夹在上面。看她埋头工作,我搭讪说:"生意真不错呀。"她笑着说:"以前,改裤子的收入是统一的,改一条,给7元,多劳多得。如今,改裤子的费用要由品牌支付,而不是商场支付了,有的品牌就会压价。不过,自从今年有了很多出口转内销的品牌,要裁短裤子的人多了起来。上次,一个原来出口欧盟的牛仔裤品牌进来,裁裤子都把我逗笑了——裤管要截短15公分,这么长……"

她活灵活现地比画出自己的惊讶,把我也逗笑了。接着,她沉吟三秒,感慨道:"作为一个裁缝,看这么多布料被浪费,很心疼。真的,我心里很矛盾,裤子改多了,我的收入当然会高些,可这也说明贸易战打得激烈,而且,天天被一大群人催活,我就没办法将裤子改得很细致,更没时间看书了。"

我看她对历史书感兴趣,就建议她去读史景迁的书,我说:"他的书写得像一座中国园林,移步换景,一点也不单调。而且,每一次去看,都会有新发现。一个外国人,娶了中国妻子,吃中国菜,写中国史,你不觉得有意思吗?"她的手上没有笔,就将史景迁的名字写在手机备忘录上。

大概是觉得与我聊得投机,她那会儿又有空,她为我提供了额外的服务——西裤改短后,她让我又一次试穿,接着,她发现裤子的胯部做得过于肥大,正面有隐约的鼓包现象,就将我的新裤子反过来,在腰下划了两道线,接着,她回到缝纫机上,在那里做了两个纵向的捏褶。我再次试穿,惊讶地发现,这两个小小的捏褶拉长了裤子的纵长线条,裤子的圆钝感消失了。她改变了这条裤子的气质,令它变得利落又飒爽。

此次再相逢,她发现我买了一条带隐约团花的阔脚裤子,面料是丝麻混纺,这种裤子一旦不是拖地长度,垂顺感就可能消失,她跟我商量,把裤脚向内翻折的边加宽,"这样,就等于给裤脚加了个衬,它有分量了,风一吹,裤脚就不会向上飘,整个人的样子就变挺拔了"。

她上缝纫机锁边时,还问我:"瞧出我这里的变化吗?"

我四处扫描,缝纫机依旧,各种颜色的线团依旧,裁缝须臾不可离身的软尺依旧,夹票据的大铁夹子依旧……她看出我的困惑,停下缝纫机,从试衣帘子的背后拿出一只五颜六色的拖把给我看,我才发现,是放在缝纫机旁边的几个圆筒形的大袋子不见了,之前,那些袋子里装满了剪下来的裤脚布条,五颜六色。

现在,商场的保洁阿姨们发现了她的宝藏,一下子把数年的储存都要去了,阿姨们分拣这些裤脚,将大部分容易吸水的布条儿留下来,绑成十来个新拖把,除了自己人分配,也给裁缝留了一个拖把,阿姨们还将小部分吸水性差的面料,如缎面、桑蚕丝、涤纶、尼龙,装在一个口袋里还给了她,并建议说:"以后遇到裤管是这种面料的,可以直接扔啦。"

但这件小事启发了裁缝,她意识到,在这冷气强劲的巨无霸式的商场中,还有人与她一样,坐在很小的角落里,维持这庞大商场的运转,她们同样付出很多,她们的所需,却不一定被他人看见。

裁缝观察这些保洁阿姨的需求,发现她们中的不少人,一天好几次在"找手机",保洁阿姨通常都在50岁上下,她们的工作总是被人打断,问路的、吆喝桌子还没有擦干净的、打听垂直电梯和母婴卫生间在哪儿的……来的都是客,她们都要响应人家。年纪大了,一旦被打岔,转眼就记不起手机搁在哪里了,她们有时把手机落在清洁设备间,有时把手机落在商场中庭的休息区,有时把手机落在商场地下一层的快餐店里……如果拆开这些被淘汰的"裤脚",为她们做一根扣住手机的斜背带,不就能解决这些"失而复得"的忧喜颠簸?

裁缝打开抽屉给我看:她做了十几根双面背带,一面色彩艳丽,一面色彩素雅,她说,下个月,有一位年纪最长的保洁阿姨就要超龄退休了,她听到有保洁阿姨在议论,要给这位多年一起干活的伙伴办一个告别会,为她切生日蛋糕。裁缝打算参加这个告别会,为每位穿浅咖保洁服的阿姨,奉上她的小礼物。

裁缝在商场二楼的角落里,转眼就坐了25年了,改完我的裤子,她又开始在缝纫机上埋头看书。在她额头垂下的一小缕透亮的白发上,我瞅见了一个知足、安乐、向内求索的灵魂。

驿路上有你

□春晖

"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些关于书信的古代诗句,车载斗量,展露了人间纯真的亲情、友情、爱情。与各地师友交流请教,写稿,始与邮局打起交道,没有QQ、微信的年代,与亲友联系、稿件邮寄大多赖邮局投递。写稿时,用方方正正格子稿纸,纸与纸之间夹蓝色复写纸,再将稿纸下垫玻璃,圆珠笔用力书写,如此,复写文字才清晰,便于留底存档。早期投寄新闻稿时,无需贴邮票,只需信封写上报社地址、邮编,封好后投进绿色邮筒即可。

小区西门前的路名黄香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的汉孝子黄香,湖北孝感云梦人,道路以古代名人黄香命名,且是在这座以孝命名的城市,自有深意存焉。元代郭居敬集《二十四孝》,黄香扇枕温衾外,还有董永卖身葬父、孟宗哭竹生笋,与所住城市关联者就有三,黄香路不远,还有孟宗路、董永路,都连着城市的主干道槐荫大道。黄香路另一端,有家邮政东城投递站,居住小区的报刊信件即由该站投递。

各地师友经常赐赠报刊,还有去信向前辈请教,前辈答疑解惑的复信,使用平信、平刷寄递者居多。寄递的平信、平刷邮件,都是投递到信封上地址。城市高楼林立,这些信件各小区大多指定一个地方接收,投递工作就算完成,居住高楼的收件者只能自取,信件遗失就难免了。负责我辖区的投递员是位女同志,我的每一封信,包括平信、平刷,她都电话通知,"丁零零",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随后是她悦耳的声音,"您好,到了您的一封信,放在北门超市靠门口货架上,你下班后记得去取。"过一两日后还会电话询问取到了没有。

来一汇款单,报社汇寄稿费,一百多块钱,如今稿费,大多通过银行账号转账,使用汇款单寄的报刊少而又少,恰好外出几天不在家,投递员怕放超市弄丢了,放在自己办公室里,让我回家后联系她。后来拿到汇款单后,她又时不时打电话提醒,让我别忘了去柜台领取。南京作家张昌华老先生平信赐我几幅字,饱含对晚生后学的殷殷深情,还有期待期许。先生寄出后告诉了我,邮路遥远,我担心好几天,打电话请她关照,她说只要到了他们投递站,就一定不会遗失了。信到当天,她立马给我打电话,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有几次接投递员的电话,都过了午餐时间,我问这个时间还在工作,不吃饭啊,她回答说送完再回家吃。一次她电话告诉有我的信后,我问她贵姓,她说姓李,后托人打听,名春霞。春霞,恰似春天里万道霞光,给人以温暖与温情。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建筑工地上、田间地头里、三尺讲台上、生产线旁……各行各业中,正是千千万万的赵春霞、钱春霞、孙春霞,严寒隆冬中,盛夏酷暑里,风吹日晒雨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平凡凡,工作在普普通通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社会才会岁月静好,和谐安澜。

至今,我没有与这位投递员见过面,她究竟是何模样呢?抑或齐耳短发,抑或波浪卷发,身着那身标志性的绿色制服,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车后绿色邮包里塞满报纸、杂志、信件,每当那清脆的手机铃声响起,紧接着便是她悦耳的问候声,给多少家庭带来欢声笑语啊,我这样想象着。

我的寒斋里,多年来,与张昌华老先生一样的诸位师友所赐书信,应有上百封。摩挲这些带着温度的书信,脑海中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李春霞这样的绿衣天使在城市中匆匆穿行的身影,久久地在我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轻

□王心刚

云儿很轻,
几朵足球场大小的积雨云,
倾泻下来,
足以滋养万千生灵!

风儿很轻,
轻得你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可没了她,
希望的种子定难授粉播撒!

叶儿很轻,
轻得你甚至可以无视。
可没有她春风化雨,
哪有地球村的貌美如花!

而今世界,
芯如沙,纤似发,
钢如纸,网似霞。
轻,
是时代科技浪潮不可逆转的趋势,
是科技强国实力的展示,
更是我泱泱华夏,
屹立于东方的定海神针!

唯有我们,
作为人类的一分子,
若实沉不够,
压死的,
也许只是一根稻草!

果实(纸本彩墨) 张桂铭 作